

楊文靖公集八

啓記序
題跋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三

啓

謝太守

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蒞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
之難逃豈意褒稱之偶及寵榮過分循省若驚竊以
郡縣王室之屏藩而守令士民之師帥尊卑雖異任
責則同一非其人衆受其弊碩茲百里之重寄實惟
萬室之具瞻軍國調度之須所取非一兵民什一之
會其職匪輕嚴之以法則衆離而不親撫之以寬則
事弛而不集苟非豈第之君子曷庇困窮之小民古

謂其難今尤慎擇矧夫極治之盛際固多間出之英
材刃發新硎莫匪庖丁之手人胥易使率皆言偃之
風宜得異能稱此公舉如某者駑駘下乘擣櫟散材
自惟啣轡之難驅敢希匠石之或碩徒守過庭之訓
恥為趨世之謀一瓢屢空方慕顏淵之好學三釜而
樂又懷曾子之及親雖未信辭仕固賢者之宜而公
養為貧亦聖人不免猥從科舉誤玷縉紳庶乎餽廩
之微足為晨夕之奉伶仃一病流落八年氣形益衰
神志俱耗身同野鹿甘自屏於樵漁衣若懸鶉復何
心於軒冕方將投蛙足於缺甃寄鷓巢乎一枝俯仰
終身優游卒歲徜徉塵垢之外游泳詩書之淵與世
相忘脫桁楊之接摺放形自適近魚鳥之沉浮奈何
糟糠無以畜妻孥甘旨不足事父母年豐病乏冬暖
寒寒在人情難以恬安於人子尤當隱惻遂參選調
補吏掾曹來游會府之英躔輒去衡門之陋處惟思
竊食何諾進身欲為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
之躍自取不祥故雖幸餘光之可依莫敢飾鄙辭而
上黷豈圖異寵遽及非材此蓋伏遇某官擴大度以
兼容推至仁而博施智雖周物能不病人未嘗片善
之或遺致此甚愚而不棄受恩有地圖報無階敢不

允蹈聖言雅不忘於舊學益勤職守庶無負於已知
謝楚大夫

右某啓伏蒙知府大人先生保舉某堪充職官任使
者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蒞職自愧無堪方虞譴
責之難進豈意薦論之偶及被恩優渥撫已兢慙竊
聞以身徇道者君子之格言事君以人者上臣之明
義懷瑾握瑜欲有待也雖鼓刀自溷猶不為辱尊德
樂義欲有求也雖忘勢自竭乃其當然永惟上下之
相資莫知貴賤之有間世道淪喪風歎浸隳居下者
以難仕為迂謀在上者以旁招為末事公論一廢以

混肆行待價而沽顧連城而莫售無因而至雖照車
而難前苟非先容孰匪棄物如某者賦材踈拙稟性
頑愚徒聞師友之緒言妄窺聖賢之遺學塵頭鼠目
之賤何意求官牛溲馬勃之汙寧堪待用已絕凌霄
之望方圖祭竈之安歆為轍馱之呼逆知無濟忍效
冶金之躍自取不祥豈謂未遑竿牘之修遽玷齒牙
之論終懷直道竊希東國之臣已附青雲不作西陵
之餓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已內恕及人以教育英
材為樂而務在蕪容以推轂士類為任而常思博取
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無忘

舊學益勵前修駕乘何馱華實駉於驥尾天池可到
終有待於鵬風遇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張朝散

顯膺宸命榮領郡符方懷慶問之未遑豈意緘封之
先辱恭惟某官賦材忠實秉器純淑更貳正於名藩
藹休聲於輿論果茲遴柬付以承宣雲翼怒飛匪冷
風之能負霜蹄一躍騁千里以誠宜敢希得士之名
姑宜蔽賢之實過蒙歸德益用愧懷

謝馬通直

顯奉綸言榮升朝籍恭惟某官懿文外炳碩德中純

芝草之靈人皆知其美瑞珪璋之質初無事於先
未遑竿牘之修處奪緘題之及褒榮過分悚愧無涯

賀林舍人

光膺宸綽出總侯藩伏惟某官學際天人識洞今古
擢辭禁掖追三代之純深懷綬故鄉聳一時之榮觀
值此艱難之際正須經濟之材延閣清資寧復漂纓
於外寄寵章顯服貯瞻鳴玉以西歸用寬北顧之憂
共濟中興之業親仁有素覲德未期

代人謝呂漕

竊食聖時空坐縻於餼廩課功歲杪曾莫效於涓埃

側身方俟庶歸絕意敢希論薦寵榮非分喜愧來并
竊念某職昧趨時仕惟為祿遇事直前而動多召怨
操行彌篤而人猶見疑仰首一鳴三盡黔驢之技窮
年無補終為智叟之非永惟玉瑩之無疵或恐丹青
之能變每私循省徒積憂虞豈圖君子之并容輒取
衆人之共棄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已內恕及人群
言茲聽而罔惑於讒邪小善必錄而不遺於踈遠致
茲庸陋亦與甄收敢不勉蹈前修益堅素守鷦鷯何
慕深林不過於一枝駑馬雖疲十駕尚期於千里庶
從驅策以報私恩

代人謝辭

卞璧前陳願何求於燕石秦醫並畜俄有取於猪苓
省分知榮撫躬增愧竊以難進者君子之義易失者
聖人之時環轍載贄將有行也雖急仕猶不以為汗
標築鼓刀將有待也雖自溷或不以為辱永惟出處
之大致固宜義命之兩全貴乎中行孰可已甚况值
離明之兩作仍丁泰吉之大來設科目以振拔滯淹
舉經行以網羅遺逸朝以進賢為急務士知不穀為
可羞汝韜光晦迹者棄岩穴之居而懷瑾握瑜者有
廊廟之志顧茲千載之興運是為希世之罕逢凡有

見聞孰不奮勵如某者學惟為己才不逮人徒襲父
兄之餘風不墜箕裘之素業並驅夷路自慙跛鼈之
難前篤信所行終類愚公而見笑一竊鄉薦旋黜春
闈分甘自屏於樵漁意復何祈於軒冕再攘之臂忘
搏虎之可虞屢北之兵徒聞風而猶駭孰謂已歸之
氣俄伸久屈之中退省厥由所來有自此蓋伏遇某
官至公處已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材為樂而務在兼
容以推轂士類為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
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益勤素學愈礪前鋒駕
乘何能幸嘗驟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鷗風過

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虔守謝李運使

被命吳東幸叨聯屬領麾江左獲庇恩私顧惟無堪
曷稱公舉伏念某蚤膺聖眷屢握使符才不適時愧
無實用學雖篤志徒守空文誤蒙彊敏之稱復玷該
通之譽榮踰所望愧溢于心此蓋伏遇某官大德并
容至仁博施不忘敬故益敦末俗之偷于以包荒或
副中行之尚致茲庸陋特與甄收敢不誓竭孤忠永
堅素守

代賀蘇左丞

伏審光奉制書進持網轄伏惟慶慰恭惟某官道隆
淵懿茂經綸誠明自格於元龜器識允符於三鑑從
容常伯之任登延內相之榮序秩群才董正六官之
治宣明密命追還三代之文來膺側席之求大慰斯
民之望皇猷帝業允賴於遠圖繡紱龍章行膺於異
數顧惟庸陋久荷知憐空懷慶忭之私阻覘光塵之
末瞻仰之至敷述奚周

代謝筠守

伏審光膺綸命分守侯邦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稟器
宏深迪心明哲屈承宣於屏寄行踐履於要途未遑
竿牘之修以結鄰封之好遽承緘貺益佩謙冲

代與檢法

茂膺綸命出佐刑臺伏惟歡慶恭惟某官秉彖端方
迪心明允誠能格物初無可擇之言恕以及人終見
治平之效俄聞風而增悚慶覲德之有期瞻詠之懷
敷宣曷究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四

記

求仁齋記

元祐戊辰秋七月予至自京師友人黃君過予問勞
苦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廢
址焉薙草輦石闢地為黌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
之廬省客之位無一不完將聚族親子弟教之雖鄉
人願至者不拒也子盍為我名之盡其義以告居數
日予相與一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不臨康莊之衢負
城西南諸峰首尾盤屬聯亘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几

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壒
 之表此真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
 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
 一時懷德秉義之主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
 士之欲為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
 觀游談戲論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
 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悔雖英材異稟間時有之亦不
 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為章句之儒釣聲利而已
 一日銜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剝削無
 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屠夫販父
 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
 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
 吾黨之士柔不溺于隨剛不憤于愆者相進於道庶
 幾少激頹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為事是
 真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
 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銜鬻
 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
 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
 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
 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豈不

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之嘗言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身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踵息庵記

通天下一氣耳合而生盡而死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知合之非來盡之非往則其生也漚浮其死也冰釋如晝夜之常無足悅戚者世之羨生者吐故納新態經鳥伸欲以引年甚者鑿丹化金餌之

以祈不死厭常為奇卒以喪者十常六七而不悟余頃自京師得元道之書閱之喜其言無益生之祥切謂行之其幾於道也及來毗陵聞道士嚴奉先得衛生之經夜卧無出入息其庶乎元道兀然自止者矣造其室而問焉聽其言殆將有意乎莊生所謂息以踵者也郡人張君諭捐金結茆於其宮東廡之隅以居之百須之物無一不具幽閒深靚不聞足音蓋欲使之離世絕俗直趨乎至道之域也周君伯忱與余游致奉先之意請名於余故以踵息名之所以勵其志卒祈於有成也張君為之營地勤劇若此豈亦有

意於斯乎

沙縣陳諫議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除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為宗社禍悉如

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為大處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先矣二公之言蓋異車而同轍也靖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

故老無在者 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為祠堂以奉公祀堂成屬余為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言遵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為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為之書

南劍州陳諫議祠堂記

延平舊有學負城之隅抗西山之巔杰之肄業於其中者無虛室建炎四年為賊所焚知州事劉戾子翼視舊址險而隘故遷之城南就夷曠也方經始未及成而去今太守周侯縮之來也市材鳩工以終其事教授石君公徹實董其役二人相與協力成之又即其西偏立諫議陳公瑩中之祠歲時從祀焉堂成屬予為記余謂周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庠序之教追祀前哲以矜式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此也世之為吏者舉以治文書理民訟為急而不知

使無訟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述乎乃究其本而為之言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宋興勦黷夷荒養息百有餘年名儒繼出至嘉祐治平間文物之盛未有前比也熙寧更新法度以經術造士世儒妄以私智之鑿分文析字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中商之術一有戾已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雖世臣元老槩以四凶之罪目之天下靡然無敢忤其意者故佞諛成風而正論熄矣士氣不振積至于崇宣述其事而流毒滋甚焉當是時橫流稽天而瑩中以身扞之幾滅頂而不悔剛大之氣充塞宇宙先知之明為特著龜非命世之才而能自拔於流俗者未之有也寘之學校使後生晚進日觀其遺像宜有嚮風而興起者異時羽儀天朝使姦諛屏息將必有人矣至是邦人思詠周戾之遺德無窮已也

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

周道衰陵夷至于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迹熄而典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為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為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冊使後世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

虛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為道
之存非以是為榮觀也國家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立
學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為一時儒宗適主
縣簿孜孜以教育人才為務乃與其令謀即縣之東
南隅築宮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
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堂庶一新而殿得以獨存至建
炎初為賊火所焚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
令吳侯來視事之始歷告諸神祠獨台聖師無瞻依
所謂然嘆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獨
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

生劉壽吳元賓吳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季
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甃增於前用人之力與
夫塑繪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為厲既
而邑之士蕭顛以吳俊之書走吏詣予求文以為記
予為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遁之辭盈天下士
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丁嘗考之周官司徒以知仁聖
義忠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
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
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六若是孟
子亦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為師猶

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為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為之的則莫知為中否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為的耳然仁之為仁聖之為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為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為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材藪英材異稟出而擢高科登臚仕進秉鈞軸者世有人焉吳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詞以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肄業於其中者溉其文茹其實心得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為學之成也故弁以告之

楊道真君洞記

縣城之地隅封山之麓有洞焉聞之長老言以為揚道真君之所居也楊道真君於傳記無傳而其洞於圖經弗載是非真偽莫得而考也元祐五年歲大旱鄉人詣真君禱雨輒應予竊異之欲往游焉而未暇越二年壬申夏四月因與二三昆弟躡屨擔簦憇然而往行近五里餘而頽崖斷塹荒翳險絕初若不可投步捫蘿引蔓僅能至其上而呀然一室如神剋鬼

刻其中窈然莫能窺其遠近也洞之北户有泉汪洋
汗漫意其能宅靈氣而興雲雨者有在茲乎予彷彿
久之喟然嘆曰今夫通邑大都當舟輿之會達官顯
人纓紱相屬於其間一有異境則登覽賦咏朝出乎
筆舌之端而暮傳四方矣過情之文雕繪百態詭異
而浮實者十常六七故聞風者每以未至為恨也至
於窮山絕俗僻陋之邦縉紳游士之所不至雖有瓌
竒絕特之觀往往為幽潛之士避世而弗耀者擅而
有之是人也雖欲窺尋其聲光且不可得尚能顯其
所寓哉於戲物之顯晦其不在人乎雖然顯晦者誠
在人也而天地之美隱秀含媚於荒丘榛莽之間常
自如也夫豈有加損哉然則斯洞之無聞未足以槩
吾心也姑書其歲月以為記

樂全亭記

君子以德為輿以忠信為輓軌以志為御以古聖賢
為前驅以同方合志者為駟乘乃相與馳騁乎仁義
之途翱翔乎詩書之府涉獵乎百家之園圍而後稅
駕乎至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樂而衆人不與
也乘飛軫之車御遺風之馬鄭女曼姬扶輿挾鞞發
軻乎康衢柅輪于椒丘脚觴列鼎絲管間作凡可以

悅耳目而娛心意者無不具焉此衆人之至樂而君子不為也是二樂也不相為謀各適其適焉而醇醜異味矣余嘗讀退之巧者傳見其所稱竊謂盛衰倚伏之理宜若是比壯宦學游四方究觀近世公侯戚里割脂田沐邑為陂池臺榭佳花異卉奇禽馴獸充牣其中盡瓌偉絕特之觀興廢相尋不一二世卒如巧者所稱可勝計耶於是乃知夫酣豢富貴之佚歆而不知君子之樂者其患必至此也古之人以無安為醜毒而謂臺池鳥獸惟賢者然後能樂豈虛語哉里人余君作亭於其屋之東偏種花植竹以資歲時燕游之好又闢其後為堂聚先世所藏之書以遺其子孫使其登是堂也擷六藝之英茹道德之實知慕夫君子之樂而出游是亭也能不為玩物喪志則內外之樂全矣故以樂全名其亭於戲勉之哉是將長有此樂也余君予之妻黨也屢踵吾門求文以為記予嘉其志知不獨驚乎衆人之樂也於是乎書

虎頭巖記

縣城之東南有虎頭巖者昔顯德間邑人設像於其中冶金鏤木為鍾鼓以警朝昏旁有隙地可以種藝稼穡僧之居此者足以衣食焉自熙寧以來旁之地

為漁利者所奪而僧之居是巖者無以濟朝夕遂棄
而之他其後亦莫有守者故巖之左右前後薪木者
不禁剪伐陵踐竹木無有遺蘖於是巖之醜形如張
口待哺聳據于東南之隅邑人而求暇葺熙寧丁巳
封內有警市人惶駭之無一日安其居縣令吳侯來
始為之還定安集之而民復得其所及賊平閭巷父
老用昔者之言以謂是禍也斯巖寔召之遂聞于公
請縣之僧可淳者使葺是堂於巖腹刻木為像以鎮
之所謂均慶禪祖是也復作亭于巖股以待往來之
遊觀者落成而僧可淳者求予文以誌之乃為之言

曰物之廢興無巨細皆有數焉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窮山川聚土石頑然無關於利害而謂能致禍福於
百里之民豈其然耶蓋人之所欲完以葺于是者數
寔然也不然則如之何而人樂為之也且盜賊之興
其漸故非一日矣肆凶怙力民慢令侮禁相視以
成俗其御之也在得其術而已使後之長是邑者皆
如吳侯則彼之肆凶怙力者方將遁形隱跡之不暇
尚安能病民哉使後之人無術以御之則盜賊之興
有在矣斯巖者何與焉以步仞之虛而層軒疊徑雲
烟香靄之間幽崖塞蹊乃若繪畫遠至于井邑之繁

谿山之秀環目而盡得之則又足為游觀之美矣故予因書其廢興之由以示往來者使觀之無惑焉

孝思堂記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于位越明年其子以柩歸葬于建安又明年襄事乃作孝思之堂屬予為記予為之言曰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雖小夫賤隸筮童牧叟下逮窮髮荒誕無知之民皆知其為美稱也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則心踈踏而顏忸怩若夫夷考其實則學士大夫誦六藝之文講先生仁義之說有病其難者然則孝之德其可謂至德矣乎古之仁人孝子豈他求哉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於吾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僻滌濫之音竒邪慢戲之物日襲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皆過乎物也過乎物是不敬其身也不敬其身是不敬其親也可不慎歟故君子居處必莊事君必忠蒞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而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忘親者也又惡得為孝乎惟公以布衣起閩陬數千里之外隱然為世名臣其殊功異德足以勵世範俗銘鼎彝而鏤金石為邦家之光况其所以訓迪子孫者哉今其子乃不忘乎孝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
知謝氏之後能不墜其先烈又光大之其有日矣故
余承命不辭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歸鴻閣記

縣宇西北墉之隅有廢址焉久第不治畜豕之所游
鼯狸鼠之所家荒堙蕪沒蔚為穢墟予一日曳杖
躡屨徜徉乎其下周覽左右洒然異之披蒺藜蔓而
嘉木茂卉連山窮谷挺芳含媚隱然四出乃取縣廡
之棄材為閣於其上既成肅賓而落之相與揚眉拭
目而望微雲洞開一目千里於是以歸鴻名之蓋取

昔人所謂目送歸鴻之義也客有曰異乎孔子之夕
閣也始子以飛鷄名其亭殆將有志乎蓬蒿之間也
今又以歸鴻名其閣爾之中無乃殼赫而受變於物
歟予整然不荅隱几而臥俄而曰噫嘻居吾語汝今
人履步仞之丘居環堵之室雖有離朱之明視不過
尋常踰閭之外則不能矚及夫登泰山之崖游崑崙
之墟下臨虞淵觀日之出入則六合為小矣夫閣非
有加損也而所寓不同見亦隨異焉其所以見者雖
晉矇不亡也物亦惡能變哉且鴻之冥冥乘飛雲御
冷風上闚青天子其以是為高乎鷄之騰躍而上不

過數仞而下子其以是為卑乎是未知各適其適也
物各適其適則天地之濱猶蓬蒿也惡覩其異哉蓋
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
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無怛矣又况
其凡乎惟世之人舞智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窺天人
之蘊故物我異觀而肝膽之間楚越矣又惡足與語
天理哉子方疑我之齟齬而受變予亦陋子之自措
於見聞也客於是規規然自失忘其所以異唯唯而
退予頷謂二三子誌之鏡諸石

乾明寺修造記

建中靖國元年歲在辛巳余以漕檄二令于東陽有
大比丘惠康以書抵余曰乾明之為禪寺更四代而
康始繼之棲佛之廬未完者十二而濡風剝二閣蔽
其前尤如懸疣之在膚而翳之在目也欲完而遷之
久矣計其壞材堅甃之用費累鉅萬殆非毫聚銖積
所能為也郡人吳某乃捐金千緡助成吾志竊用力
之勤而施財之厚皆不可以無述也公盍為我記之
是年冬余在東陽罷歸過其門而環廡翼然丹楹曲
檻雕欒鏤碣渥彩焜耀入化人之宮峙二閣于東西
序虛明深靚豁如疣抉而翳去也乃喟然嘆曰吾州

當水陸之衝舟輿之會四方游士道閩中而過者蓋
艫相銜而輻相輳矣而又山水之勝清明偉麗為東
南之最宜有臺池園囿魁殊詭異以供賓客燕嬉之
好然而地瘠而貧故其民勤約而敦本嗇用而寡求
凡居室服器趨完而已皆不足為美觀也比年以來
歲屢不登編戶齊民方且以艱食為虞而康師乃能
於薦饑之時凜動約之俗厚施以成其事其中必有
足以感於人者是可嘆也已乃為之書

白雲菴記

廖君無隅一日過余而告曰先君得吉卜於孔山之

陽即其兆域之隅結屋數楹雜蒔松桂間以奇花異
卉以為歲時展省少休之地未幾而先君歿既襄事
乃因其舊而廣之作慕堂以奉其像寘佛其旁命僧
正持居之又以春暉名其軒清風名其亭以示報親
詒謀之義而總名之曰白雲菴蓋取狄梁公望雲思
親之意也願得一言識之可乎予告之曰君方筮仕
之初而預有去親之憂用狄梁公之言名其庵其志
遠矣然狄公當嬖臣孽后窮凶之時羅織之獄起而
毒流天下亡身赤族者背項相望矣乃欲以一葦之
微障江河之流魯縞之薄當燕弧翔幹之勁豈易勝

哉公獨見義必為挺然不可回撓其忠義貫白日矣故雖一言之善亦足以垂無窮蓋其始終大節有以聳動觀聽故也使公之堅白不足而溜磷於世變則雖頃步不忘其親累千百言亦惡足以示後世哉君能追用其言而思其人慕其大節以自立則異時有望雲而思親將必猶今之視昔也君其勉之

含雲寺真祠遺像記

師諱慶真姓蕭氏順興大幹人年十四棄家為浮屠十九受其戒游江西得法於泐潭月禪師已而遍叅諸方而後歸老焉建中靖國元年秋七月晦晨興以偈示衆更衣坐逝越翼日用茶毗法得五色舍利以其骨葬於其寺之東南隅北菴之原以所得舍利為塑像奉事之政和乙未予適自毗陵歸故立其徒惟覺請予求文為記予與真師游非一日矣是時予尚幼方肄業為科舉之文挾策讀書窮日夜之力為進取計蓋未知有亡羊之憂也師每曳錫過堂下釋椎鑿而議之數矣予亦莫之省也然見其神宇泰定不以世累櫻其心雖未能盡知其所有亦竊意其非凡僧也比予年加漸長知為學之方聽其言考其所知益信其賢而予已出仕矣始恨不得相從復如昔日

也今其已矣過其廬升其堂蕭然無復有斯人也愴然興歎者久之乃為之書

資聖院記

將溪據閩之上游地險而隘以崇山大陵為郭郭驚湍激流為溝池魚稻果蔬與凡資身之具無所仰而足故五季之亂人樂居焉負城之北有寺曰橋菴者偽唐保大初僧師詰避地結茅之所也乾祐三年始以資聖名之迄今百六十有六年矣皇祐庚辰僧無我東徙不百步面東衢以便往來未克完而無我亦更五十餘年無繼之者上瀟旁穿風雨弗庇崇寧四年始命僧永璘尸之用日者之言復其故址既成不遠千里以書求文為記政和乙未予還自毗陵居數日過其門而寢廡殿宇皆完潔無一不可喜者又作彌陀觀音勢至像而嚴飾之望之晬然金碧焜耀乃喟然歎曰天下之事廢興豈不以八紘此有國有家者之所同也予去松楸十有四年始一歸而昔之蘗者今拱矣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而折泄者不可勝計閭巷亦蕭然非昔日也為之愴然不能自釋者累日獨是寺煥然一新豈非居得其人哉私自念丘墓之寄舍此人其誰宜故於其堂之西偏治一室為真

先人之遺像以為歲時展省之地而隣師不予禦也
異時松楸折泄之患庶幾其免乎甚矣夫吾衰久矣
周流四方欲營菟裘而無易於吾之故丘者豈特昔
人樂居之哉行當庇身先人之廬而歸老焉幅巾杖
屨徜徉龜山之陰與田夫野老相從於此枕石漱流
竊自比於舞雩之下將有日矣

養浩堂記

建城之東有寺曰開元負山之阿下臨清流之淵林
壑茂密望之隱然若鰲戴而出也吾友翁行簡昔嘗
燕休其中而以養浩名其所居之堂屬予為記予嘗

論養氣之道以謂體心氣神人之所同也四者合於
無則天地與我其一乎夫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
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理固然矣古之人負耒
鼓刀而不為汚任天下之重而不為泰臨之以斧鉞
而不吾惴豈其心獨有異於人乎哉所養素定故耳
行簡自少知名於時而流落場屋晚而後中第人固
意其類墮而不自振也而其行益修氣益完文日益
工蒞官臨政無細大迎刃立解此其所養豈易量哉
吾知其才必為世用也今見其屯矣異時推其所養
而羽儀於朝又有可觀者焉故予承命不辭而喜為

之道也

婺州新城記

宣和三年盜發幫原蹂數州之地皆狼顧失守而婺女罹害尤甚天子惻然念之遴簡儒臣鎮撫茲土河南范公實被其選公至之日殘孽未殄四境之內鉦鼓之聲相聞環寇之師殆且數萬而轉輸餽餉取具焉夷傷之餘窟伏山谷還定安集無一不得其所越歲抄寇平百廢具興頑凶革心屏息聽命無敢復出為惡者政成治定乃顧謂僚屬曰國家承五季之亂海內分裂擅彊兵負固而不服者地相屬也獨錢氏據有全吳首效臣順為國屏翰垂二百年無東顧之憂故城郭不修士卒不練一夫跳梁而六州為之暴骨蓋承平之久吏惰而不知戒故也則城郭之不完其可忽諸於是因其舊而新之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濬隍而為池陶甃以為堞募七邑之夫倍其庸直因以濟其艱食其費無慮數百萬而一毫不取於民又載食與醪時往勞之故人樂於趨事而忘其勤焉以工計之六萬一千七百有奇經始於九月中戍告成於十有二月丁酉望之屹然山立不可陵犯民吏歡忻鼓舞相與詣余而告曰昔之境

垣廢址踐為通衢故關無譏宵行者無禁草竊姦宄
得以自肆而人受其弊今吾民奠枕而居無異時之
患寧可不知其所自耶願紀成績以昭示于後余嘗
讀易至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後知先王為城郭溝池之固
蓋本諸天地義理之不可無者故文武以天保以上
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卒命南仲往城朔方以六月之
詩考之文武所以治內外者其本末先後廢一不可
也故出車廢則功力缺矣今嫠女之政緇條紀律纖
悉備具而又完其郭郭為邦人無窮之賴芳猷偉績
追配南仲是宜有紀也使後之人知本末先後之序
無廢前修豈曰小補之哉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四

里人黃敷督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五

序

送吳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
 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揅敝通變
 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
 麗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
 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
 也予竊恠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
 操筆綴文然後為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

域者何多邪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
丁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
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
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之間文辭粲如
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繼武而出
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
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
灾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
為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于唐文籍之
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

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
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
能唱明道學窺聖人間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
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孔
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豈不信矣哉武
陽吳子正余之畏友也博聞強識於諸子百氏之書
無所不究循是而進益求古人所謂卓約者而守之
庶乎其至矣區區於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為辭
章以驚眩末俗非善學也夫贈言為別以相規切蓋
古朋友之義也故於子正之行輒書以為贈

與陳傳道序

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否遠近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自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儒士六經中絕漢興雖稍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尚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強識者世豈無其人邪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奧者豈當時之士卒無志於聖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例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乎欲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然則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患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游固無異於溪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和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可以不學者也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是果皆生知邪不然其何以學也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言而

道之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猶不能諭人之弗達也然則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其必有在矣雖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亦何以求聖人哉要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若夫過其藩籬望其門墻足未踰闕而輒妄意其室中之藏則幸其中也難哉嗚呼今之士未嘗以此學也類皆分文折字膏肓於章句之末甚者廣記問工言辭欲誇多闢靡而已是烏用學為哉彭城陳君傳道志學之士也其將之官也求予言故因為發之然未知陳君果以吾然為言邪其未以為然耶幸明告我庶幾其有警言也

復古編後序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之文天實弗之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秦人以吏為師嚴是古之禁書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况泯泯數千載之後乎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為之其淵源可知矣三家之學與古文奇字繆蟲之書並行於時雖去古浸遠而六書僅存焉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

信也漢初猶有六體課試之科有司舉劾之令以同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廢故事作無正而人用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吳興張友謙中用意茲學著復古編三十年餘矣而書始成形声近似而用也不同盖眇忽之間耳其辨析釐正皆有稽據後之有志於古者必有取於斯也政和之初余居毗陵謙中以其書示余求文以為序余嘉其用力之勤而有補於字書也故為之說以附于其後謙中善篆用筆有古意常與李陽冰徐常侍並驅爭先云

書義序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下迄于周更千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于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窮為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率此道也予故以一言蔽之曰

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而不為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為貪以至為臣而放其君非篡也為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無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為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堯典之書為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大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天下與人猶為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為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為忠小不可忍而為仁皆失是也又烏足與論聖人之中道哉國家開設學校建師儒之官蓋將講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徒為浮文以誇耀之也以予之昏懦不肖豈敢自謂足以克其任哉姑錄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奧蓋有言不能論而意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慎思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論語義序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

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群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為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籩廬以託宿焉况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為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之絕塵弭轍者無遺矣余於是得為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余於是書已於牝牡有不知者益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孟子義序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

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能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中庸義序

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歿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

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則其去本浸遠矣
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
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
而已世儒知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
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
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歿繼又從伊
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為
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
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
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為此書以其所聞
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
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墻庶乎可窺
而入也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
啓手是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而繹卒故其書散
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
於京師示予而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
乃始校定去其重複逾年而始完先生道學足為世
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

恨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悞有疑而未達者
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輒加損也然學者讀其書得
其意忘言可也

孫先生春秋傳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
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
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為作
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沒更秦燔書微言中
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
之論况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

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謂三傳異同無
所考正於六經尤為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
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
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饜餘盡發聖人之蘊
著為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之所未言
者啓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叩其戶以窺堂奧豈
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
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余為序以予之淺陋使
得掛名經端自託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于
茲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宗工鉅

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况其成書邪晚學後進妄以蕪辭污縵之非惟不足以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敢為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為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可也

鄒公侍郎奏議序

道卿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為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睟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為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

垣後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為保位之謀迎合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為公議不允許上旨姦諛之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濟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偽為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他人之子類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為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為公辯明者公既歿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真偽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之奏議一編屬余為叙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
知公為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
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為善終不可
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施擔
即馳往省之見其蕭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
國事為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為已任至垂絕而
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凋喪久
矣不復有斯人也

楊仲遠字序

楊君敦仁以其名求字於予曰願聞一言以進其不

及自惟不肖何足以副其求然義不敢默乃告之曰
仁之道其至矣乎雖孔子猶罕言也况餘人乎然試
嘗語子以吾所聞夫忠恕者仁之方也寬裕溫柔者
仁之質也齊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強剛毅者仁之
用無迷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
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
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今吾子以敦仁自
名可謂知任重矣予願以仲遠配子之名益將期子
於遠也夫任重而不期於致遠中必自畫而已其於
仁乎何有然古之為此道者果何求哉亦曰無迷其

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而已反是而求所謂仁其庶幾者非吾所敢知也於戲有名而不孚其實者古人恥之而今人不以為恥也吾子將有志乎古人而求免於今人則宜勉之毋忽云

鄧文伯字序

武陽鄧平更其名曰洵武間而語予曰平之名久矣未有知其為倒土也夢有神人告我曰子之名平其字倒土使子之困窮也殆以是夫予覺而異之徐而思之意者殆天將啓予乎吾困窮之病將由此有瘳乎不然何裨之告我詳而警我之至也越明乃以洵

武易之吾子姑為我字之以相神之惠斯亦故舊之義也子其無辭予聞而諾之為之言曰夫一體之盈虛消息通乎天地應於物類則禍福之來垂於彼而此應之亦其理也然天棊謀命靡常而古之人所以應天者亦求諸已而已君宜勉之夫有武必濟之以文請字曰文伯弁為說以紀其事云

楊希旦文集序

先生諱某字希旦延平將樂人也自少以文行知名累舉不第抱負其器退老于家以詩書自娛其為人敦朴夷易不事表襮晬然有長者之風鄉黨稱其行

爲先生既沒逾十年其子循道始集其遺文數百篇
屬予爲序予告之曰士以一言輕重足以信今傳後
惟有德者能之予何敢當然幼嘗得侍先生閒燕其
善言懿行固已歛聞習見之矣俯仰十餘年間先生
之交游親友凋喪略盡能知先生所爲者漸不可得
則予之素所聞見者猶當稱述顯揚之使後進者與
聞焉况其遺文焉予雖不肖其何敢辭先生詩文清
切平易不以雕琢爲工覽之者亦足想見其風度云

謝君咏史詩序

君子積學積文稽諸前言往行參以古今之變非徒
侈聞見而已將以畜德而廣業也昔在堯舜之爲君
禹稷臯陶之爲臣相與都兪廟堂之上共熙帝載亦
惟稽古耳况其下者乎然自漢魏而來更五代之季
述史者皆有善善惡惡之意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
無幾矣士之欲稽古者將安取正乎揚子曰好書而
不要之仲尼書肆也信哉是言古之人度在身操之
以驗物則審矣鏡在心故物來而照之妍媸無逃焉
夫不知明善以誠身而欲以一言訂古人之是非未
有能者也婁川居士謝君一日走僕致書踵吾門以
其所著咏史詩合二編屬予爲序予聞謝君積十年

之勤窮探博取而成此詩其用力多矣夫自溷於閭閻阡陌之中與編戶齊民為伍乃獨超然遠覽究知前世興衰治亂賢人哲士之終始與世之老師宿儒竝驅爭先豈易得哉故予喜其為人而樂為之道也其詩詞尤麗可觀與夫是非褒貶覽者當自有得也

田曹吳公文集序

吾郡審律先生集錄其先君遺文數百篇以書屬予為序田曹吾不及見其人因得誦其詩論其世稽其行事得其所以修之身刑之家施諸有政者為詳焉而後益知嘉祐治平之間澤之入人深矣當是時學士大夫達而位乎朝則著之事業光明碩大追配前哲其不顯而在下則載之空文猶足以私淑諸人如公之徒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存亡關時之盛衰豈不信矣哉公之仕不克其志而用不究其才故未老而歸其平居暇日有動於中而形諸外者一見於詩其偶儻應用之文亦皆有典則其辭直而文質而不俚優游自適有高人逸士之氣故其流風餘韻足以遺其子孫化其鄉人皆可見也今其子弟之賢者多隱德不求聞達而足以文行知名朝廷者二人焉審律其一也審律名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三十一
像去年以遺逸被召相君說之除大成府審驗音律
已而非其好也浩然有歸志蓋有公之遺風也公之
詩文足以自表於世無待於余言至其所以遺子孫
者世或未之知也故詳著之使夫樂道人之善者與
聞焉公姓吳諱輔字鼎臣

水華先生文集序

水華先生錢公諱世雄字濟明常州晉陵人也公季
十六七時其詩已為名流所稱比壯遊東坡蘇公之
門與之方執竝馳者皆一時豪英而東坡獨稱其探
道著書雲升川增則其推與之意至矣然公以是取
重於世亦以是得罪於權要廢之終身卒以寤死公
初在平江雖為郡貳而政實在公出老奸巨猾屏氣
惕息催伏不敢逞而善良有所怙已而為有力者所
困不得盡其所欲為者士論至今惜之而邦人之思
愈久而不能忘也公雖退休益自刻厲日以詩書自
娛無窮愁懟憾之氣遇事感發一見於詩故其文於
詩為多公既沒其子詡集其遺文屬予為序余竊謂
東坡文妙天下為時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
名世况知之之深乎則公之文固世所願見不待余
言而傳也然公之平生交游執友凋喪略盡晚學後

進無能知公者故余不辭而為之因以著其出處之
大略云

王卿送行詩序

皇祐二年光祿卿贈太尉王公謝事南歸在庭公卿
大夫設祖道供帳都門外車數百輛自初公而下六
十有六人各賦詩以紀其行是行也蟬蛻置塵之中
而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利祿而不知止者相去遠
矣昔二疏辭位而去都門供帳之盛則有之至若公
卿大夫播之聲詩垂耀無窮蓋未之有也則公之歸
榮於二疏有光矣然余竊怪慶曆皇祐間君臣一心

收攬豪英如建厦然大而為棟梁細而為榑欂居擗
無不盡其材者究觀六十有六人登金門上玉堂進
居宰輔者殆不可勝數公以清名重德為時望所屬
而位止列卿高才遠識獨不究其用士論所以重惜
之也昔公之子通奉公嘗編集諸公送行詩為上下
二卷欲鏤板以傳未及而沒今其孫大夫始克成先
志不遠數千里以書屬予為序夫成德之後苟非子
孫世有人焉而能顯揚無窮之聞者未之有也余以
晚學後進雖不登公之門與聞警歎之餘音然得諸
公之詩玩味之亦足想見其風度矣昔韓退之以文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名擅天下猶以詞列三王之次為榮耀余何人哉乃
獲載名諸公之間故承命不辭勉為之書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六

題跋

跋司馬溫公帖

元豐末神考登遐文正溫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
首環聚而觀者填溢衢巷願公之留者萬口一辭方
朝廷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願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
擢二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委不輕矣公以身任
其責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
不可易為之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為榮而以為懼然
卒能於期月之間政令不出房闈而海內丕變雖懼

於前而垂名于後其為榮也遠矣今觀其手澤猶想見風彩披玩久之不能釋手因附其說于後

跋富文二公帖

二公皆一時人傑昔在慶曆中虜騎叩關渝平鄭公持節兵間以片言折之而虜之君臣俯伏聽命復守盟好更百有餘年雲燕以南無犬吠之驚二公繼登宰輔雍容廟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稽顙而內無敢不享者有德進則朝廷尊豈不信矣夫方時艱難覽其遺跡想見其風采益令人追念不能忘也

跋趙清獻公愛直碑

幼安清獻公之外孫出東坡所撰愛直碑示予其寶藏之殆十襲也公之流風百世而下聞者猶將興起况其親且邇乎吾知幼安非徒玩其辭翰而已高山仰立景行行止將必有得於斯文也

跋橫渠先生書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

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為一家故余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故可知已人貴有精神詩康節作并書康節詩云大筆快意余在洛中得其遺藁讀之皆大字與此詩類信乎其以大筆快意也明道亦嘗

和其詩云客求墨妙多携卷蓋康節以書自喜而士大夫多藏之以為勝其字畫端麗勁正亦可觀德也橫渠先生字子厚橫渠人康節諱雍字堯夫康節乃朝廷追贈先生號也大觀元年八月己卯餘杭東齋書

題蕭欽仁大學篇後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無有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於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已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失是矣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與非余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所知也蕭君欲仁志學之士也錄示大學一篇求余
言以題其後其意蓋非苟然者故聊為發之苟於是
盡心焉則聖人之庭戶可策而進矣欲仁其勉之哉

題張公行狀後

右張公吳時貴將與楊行密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
雄公其一也方五季亂亡之時群雄並爭公以拔山
蓋世之才躬蹈矢石陷敵攻堅為一時稱首宜其鷙
悍強忍而提師征行乃未嘗妄戮一人至止而人安
之則公之所以遺子孫者其不在茲乎同時輩流乘
功名之會鷹揚萬生之氣舉相將也今其子孫散為
編氓堙沒而無聞者可勝計哉公獨世有顯人又皆
以器業見稱於時則公之所積可知矣政和之初予
來毗陵始得與公之諸孫游視其壯者皆賢豪雖童
稚亦彬彬可喜益知公流澤未艾公之孫收之以公
之行狀示予究觀始終慨歎者久之故附其說于後

跋賀仙翁親筆詩

賀仙翁詩云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
留與子孫耕賀仙翁示人以治生之說旨哉有味其
言也豈徒可以遺子孫乎至人所以養生盡年亦在
方寸之地自耕而已不知出此雖巖居水飲盡為壽

之術必有虎食其外也其人不可得而見讀其詩觀其字畫亦足想見其人矣

跋賀方回鑑湖集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為同僚友自彭城一別聲迹不相聞蓋三十年餘矣政和甲午秋八月予還自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道舊相視惘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矣復出鑑湖集示予其託物引類辭素清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奇才若儀秦之辯良平之畫皆其胸中饜飶者意謂其功名可必也世變屢更流落州郡不少振豈詩真能窮人耶然方回詩益工名日益高是以傳不朽矣與世之酣豢富貴與草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亦可自釋也是年冬十有一月癸未自餘杭徒居毗陵道過吳江舟中書

跋鄒道卿所書女誡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慎而寡言者為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將水邊豆菹醢禮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之

龍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六
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言容功
不待異稟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况
於女子乎故膏梁之族酣豢逸放於幽閒之中而塗
歌巷語淫褻不可讀者日積于耳目其不淪胥而散
者幸而已毗陵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遠識
絕出倫輩今見其人矣牧之間出道卿所書女誠示
予極稱其稚子之賢益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流
未艾也以圭璋之質又得良工切磨之其成豈易量
哉道卿盛德之士也言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不
特有補於張氏而已後必有因斯文以興起者其於

世教豈小補哉

題了翁責沈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
前矣乃退然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
名為愧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豚為彊何以
及此高文大筆著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狹入者有
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

跋了翁與常深道書

道同則相望異世其合有若符節者氣稟有異雖一
身之內肝膽楚越矣三山在弱水之外舟輿不通居

之者形影自相弔耳深道乃眷然念之非聲氣相求
神交於萬里之外寧有是夫了翁天下士也世以其
言為輕重而相與如此余雖未嘗知深道而信其賢
也無疑矣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熙寧以來士於經蓋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
余以謂聖學所傳真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故為之
訓傳藏於家初不以示人也雖聖言淵懿非淺識所
窺竊妄意其庶幾焉吾子試以予言求之將必有得
矣

跋曾伯智孝行類要

曾君伯智以所著孝行類要示余非博極傳記百家
之言不能成此書也其用力勤矣然古之君子多識
前言徃行非徒資見聞而已蓋將以畜德也觀伯智
自叙可謂知務本矣蓋非苟知者又欲使覽之者因
是而感化則其志遠矣君之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將必有得於斯書也

跋公子血脉譜

右春秋公子血脉譜得之於南康王巖先生揚孝本
其傳本曰荀卿撰夫荀卿嘗仕於楚矣不用故退死

龍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蘭陵而史不記其歲月以其時考之當在周秦之間
而是書秦譜乃下及乎項滅子嬰之際吾知其非荀
卿氏作明矣然自古帝王世系與夫列國之君得姓
受氏譜牒散亡而史傳無所考據于春秋之學尤闕
然也而是書旁穿曲貫枝分派別較然如指諸掌非
殫見洽聞者不能為也然其間不無訛謬舛錯學者
其慎擇諸

跋三墳傳

右山墳氣墳形墳謂之三墳世傳以為古三皇書非
也其辭簡而質遠而無統其有意於放古之為乎孔
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又曰生生之謂易則易之為易
其義深矣殆不可以形數名也是書太古河圖代姓
紀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之數三是以形數名
易也其言殆與孔子異乎吾是以知其非古書也其
他不合者非特一二而已未敢以臆說論之姑俟博
古而深於道者考正焉

題李丞相送幾叟序

丞相李公以英偉剛明之才任天下之重蓋一時人
傑也其視了翁為前輩雖未嘗從游而聲氣相求非
一日也問道之勤見於斯文惓惓之意厚矣公初自

左史言事謫居沙陽與幾叟游為布衣之交不以賢
貴自挾而以道義為重因其有行也累數百言以為
別公於上下之交可謂無諂瀆矣

題翁士特文編

翁君士特示余詩文一編辭義精奧有古作者風氣
而古風辭氣尤工皆非常流可到也三復欽歎然予
嘗考古聖賢為學之方竊謂伏羲畫八卦自斷自堯
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况他書乎舜在深山與
草木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固非有誦記
操筆涉墨為文詞也其學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
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其成帝業
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
為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
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
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
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
薦者終莫之與也士特性資英邁絕人遠甚如欲以
文高於世則文固已足高世矣然如士特之才要當
以聖賢為師入其門窺其室家之好內外進矣然後
為至此予之所以望士特者區區漢儒不足學也

跋了翁書溫公解禪偈

李君興祖以了翁所書溫公解禪偈欲求余言以刻諸石溫公蓋一代宗臣了翁雖流離擯斥不為時用而其流風餘韻皆足以勵臣範俗其辭翰宜為士夫之所寶玩興祖乃能鏤石以永其傳是宜書也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冊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聞多矣迄今二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二年其子安道來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公與先生往還詩書示余求言以刻諸石余謂先生之節義如大圭不琢而其美自見非雕繪所能增飾也然諸公皆一時名世之士其言足以信今傳後而歆慕如此鏤之金石使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而興起者亦非小補也

跋鄒公送子詩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人之於親四世而總服窮六世而親屬竭服窮則遺澤浸微矣故五世而斬此古今之常理也舍人鄒公於其子筮仕之初以詩贐行其丁寧訓飭不以寵祿為榮而以陰隲蒼生為念則其垂裕之意豈淺哉積至于道鄉總服已窮矣今其元孫出其詩示余余得而伏讀觀公所以訓迪其子

孫與道卿所以奉承之志則鄒氏之流澤豈常理之
足云雖亘百世而益光矣

跋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橫渠先生既沒其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以謚議質
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溫公參訂之故有是書其辭義
典與而引據精密足矣是正先儒之謬故寶藏之以
傳後學

附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溫公家集中不
載故附見於此

某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
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

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
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爵謂大夫之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
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
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
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况弟子而
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
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
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
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六
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丞孟真曜為比其尊
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閔中諸君決疑於伯
一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
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伯淳大丞

座右正月十六日

書李從政墓誌

公少時過錢塘東平呂公惠卿得公之文以示翰林
沈公文通二公竒其文引為忘年之交謂人曰毗陵
素多士未有如李公者於是文日益有名公於書無
不讀其心傳自到之學蓋非淺者所能窺較也晚在

彭城方計司議法興利之時百役毛起公處之裕如
手未嘗廢卷也利國監有中貴人陰以事中其同僚
者部使者付公治之甚急已而事連中貴人公請併
治之中貴人懼甚部使者又欲兩釋之公曰事未暴
白治不治在公而已付之有司則有法守獄已具不
可易也使者不悅度公不可以勢奪卒移他司釋之
是時頽復長道居里中聞之謂予曰奄宦恃嬖暱之
私脇持上下雖當路要官無敢輒忤其意者李君一
以法繩之不少貸非秉義不可回屈不能為也郡守
高郵孫公覺尤溪器之事無大小惟公聽也蕭縣有

劇賊竹軍者士兵力不支被重傷亡其主將通守李
陶行縣聞流言謂士兵不戰而北凡二十有五人歿
置之極典公曰有司訊治曲折詳盡猶恐不得其情
今以道踞之言置人於死地非審克之道也持之月
餘不能決後卒如公言微公爭之力幾為淫刑濫誅
矣公之治獄平反類如此其小者不能悉數也政和
之初予待次毗陵公之子殊以公誌銘示予讀之屢
然追念平昔悼斯人之不復見也惜其遺事可傳於
後又皆予所親見者故序次之以補誌文之闕

跋道卿帖

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道卿天下士也以一言忤
旨流竄嶺表終身不復今手澤所存士夫寶藏之以
為珍玩其身雖屈於一時而世誦其美不厭蓋名實
既孚則清議終不可掩也

跋江民表與趙表之帖

民表將之官以書抵予告行期未及修報而凶訃至
人生如朝露豈不信然歟今見其手澤惘然不覺為
之流涕也民表不妄許可表之雖未及識觀民表所
與如此則其人亦可知矣

跋了翁祭鄧南夫文

余聞南夫平居家人不見其喜怒一日因事怒甚已而悔之自恨其養之未至也充是心以往可謂知好學矣了翁友之其厚如此不問可知其賢余幸與之同鄉未及識而南夫已逝悲夫不復見斯人也因讀了翁之文悵然久之故姑書其所聞附于後

題了翁送幾叟詩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了翁訓諸子姪其辭如此皆其平日躬自蹈者所謂以身教也能味其言亦以身踐之則其趨聖賢之域豈遠哉若幾叟蓋可與進斯道者故告之如此

題諸公邪說論後

昔王荆公以邪說暴行禍天下三十有餘年余備位諫省論之去其王爵罷配享大學諸生薰陶王氏之學久矣闕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其議今觀諸公之言是非已有定論則余之言可以傳信矣

跋彭器資送余仲勉序

彭公以盛德重望為時名臣士大夫得一望履寫者如登膺門况其厚善者乎仲勉先生余雖不獲從之游觀其所與則信其賢也審矣

跋溫公與劉侍御帖

熙寧之初吳興劉公佐臺端論事忤大臣意謫知江
州一時清議寬之無敢言者獨文公溫公抗章于廷
諍之事之本未安撫叅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
正造門敘別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勝名立之言其
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二
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覽是遺墨三
復興歎乃附其說于後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六

里人敬朝選督刊

